

守望本土文化系列（一）

叮叮車長 叮嚀： 守護香港流動地標

「叮叮」是香港人對電車

充滿感情的暱稱。搭電車是港島人生活的一部分，是讓人慢慢細味港島風情的好平台，陪伴香港人成長，見證港島的變遷，已然是本港的流動地標。當有人要讓電車消失於中西區時，必定引起輿論反彈。在一位電車車長的工作圖景中，疾馳而過的巴士、不見街景的地鐵、門快搵錢的TAXI，都未能讓「叮叮」失落在港島的高樓林立中。因為有了「叮叮」的清脆亮鳴，身為香港人的你我他與來自五湖四海的賓客，能夠看見這座城市、聆聽這座城市、戀上這座城市。

採訪、攝影：徐全

在香港電車職工會的引介下，揸電車已經十七年的車長梁國全告訴記者，電車當然是一種本土的文化地標。在他心中，叮叮車好似一個家：每天充滿街坊式的人情味；要將自己所知道的香港概況告訴訪港人士；有時還要像一個model那樣應乘客的要求合影留念。因為電車，梁車長深切感到「叮叮」二字好親切、「香港」二字好溫馨。

揸車時，電車車長是導遊與model

朝頭早五點零六分，細雨中搭乘著紅VAN趕到港島屈地街的梁車長，如往常一樣登記、取工具、CHECK車，開始一天的工作。「一天差唔多要跑四轉，終點係邊個站，就要根據派發嘅情形而定，第一班車五點二十一分出廠，第二轉返來時食飯，果時差不多九點左右，」梁車長的回答中，每一個時間清晰而準確。畢竟時間越準，乘客越方便。

一轉車程後，梁車長以最快的時間食完早餐。九點三十五分，他駕駛第二轉車從屈地街駛往跑馬地。「你好，請問，我要去海洋公園應該怎樣搭車？」這是一個普通話詢問。「你可以在搭完電車之後，在跑馬地轉巴士經香港仔隧道前往海洋公園。」梁車長的普通話慢且親切，雖是港式發音，但來自內地的遊客絕對能聽懂。

向梁車長提問的女乘客姓趙，來自山西。「坐電車很有感覺，因為速度不快，可以到處看一看，我覺得這真是香港文化的象徵。」這是趙小姐清早搭乘電車的原因。得知電車有可能會被取消時，瞪大眼睛的趙小姐給出的回應是「哇！不會吧？」或許是對叮叮車的喜愛，或許是希望留住一個可能失去的記憶，電車到跑馬地之後，趙小姐攜同家人與梁車長在電車前合影了。

「揸車嗰時，自己好似一個導遊，因為咁遊客好希望了解港島嘅建築同埋歷史，有時乘客又會詢問交通方面嘅問題，另外，好多人都鍾意問有關叮叮車嘅問題，譬如架車嘅歷史有幾耐等等，得到回答，佢哋都好開心，」休息時分，梁車長將平日工作中與遊客的相處經歷告訴了記者。這一切，在他看來顯得很平常。「好多乘客落車時，要同我影相，睇得出，佢哋好鍾意電車，」導遊與model，這份代表香港文化的自信角色，梁車長日日承擔和堅守。

車廂內外的濃濃人情味

短暫休息之後，「去」字信號燈亮起，飲完一份樽裝水的梁車長揸住電車向堅尼地城駛去。此時的港島區已接近中午，車流人流越來越多，「一座起身的城市」——香港，在梁車長發出的叮叮聲中，越來越有活力。經過同德



■專注開車



■充當導遊



■大受遊客歡迎

大押，駛離舊立法會大樓，不少乘客拿起手中的手機或相機，拍下車窗外的香港。

在梁車長看來，雖然每日穿行在港島大同小異的路線中，卻並沒有乏味之感，每行多一轉，反而對這座城市人情味的感觸越來越深。「早晨，食吃飯未啊？」上車的阿婆對梁車長的問候乃經常出現之場景。每遇老人家上車，梁車長都會待他們完全坐穩之後，才再次鳴響那令人熟悉的「叮叮」之聲。

行至上環，紅色交通燈令電車和巴士齊頭停於馬路。雨淋濕了車窗，但一個巴士司機仍面帶微笑地向梁車長揮手。雖無語言對白，但雙方的笑容和致意手勢顯然說明：他們好熟。

「電車好多時都係載熟客，大家好似街坊，上落車時相互問候好正常；而巴士要趕時間，我哋唔使，所以綠燈時，我們都會畀巴士行先，時間耐啲，大家就變得熟口熟面，」於是，有聲的車內問候與無聲的窗外致意，都是梁車長在與叮叮車相伴的歲月中，感受到的香港人情味。

留住本土文化 留住下一代的香港

一日24粒鐘，香港人講求速度和效率，人們希望花費在交通上的時間越少越好。「對我哋電車車長而言，若計入揸電車嘅時間，一日中差唔多有近一半時間係公共交通上，」梁車長說，每天自己離開家時，家人還在睡夢之中。本人則伴隨著叮叮之聲和香港一道甦醒而勞作。

看得見的電車路軌在港島，但能夠聽到的「叮叮」聲，則早已響遍獅子山兩側，甚至是海的彼岸。電車駛抵西港城時，雨越落越大，來自九龍與新界的民間人士及休班電車司機，在街站以搜集市民簽名方式呼籲城規會保留叮叮車。趁着乘客上落車的十幾秒間隙，梁車長簽署了一張呼籲保留電車的表格。與休班司機互致問候後，電車又出發了。

在梁車長看來，保留叮叮車，不僅是留住一個交通工具，乃是留住一份香港文化的流動地標、留住一份香港式的人情味，更是留住下一代人的美好香港：「因為後生啲嘅人真係好鍾意電車，我自己個女有一個台灣朋友，覺得電車係香港文化，希望買返個電車車廂去台灣用來開餐廳，實現唔到時，佢真係好傷心，為咗安慰佢，我送咗架電車模型畀佢。」

時間未有凝滯，信號燈再次亮起梁車長本日第三轉車程開始了，風雨也越來越大。「咁多年已經慣咗啦，「叮叮」聲中，他的終點或許是有新光戲院的北角，或許是有景賢里的銅鑼灣。無論怎樣，這都是一條走過百多年風雨不停歇的香港路。



■梁國全揸電車已達十七年。

文化傳承 情感依託

在資深電車車長和學者看來，電車作為一個城市文化的流動地標，其更大的意義乃是在於情感。

香港電車職工會主席江錦文在接受訪問時表示，自己聽聞有人要取消電車時，覺得非常憤怒，認為這不僅是打爛電車工人飯碗的做法，同時也是對香港人文化與情感的一種傷害。江錦文告訴記者，電車是香港百多年來文化的象徵，也已經成為港島區民眾生活的一部分。不僅如此，電車也凝聚了很多人的情感。他自己帶過十幾個徒弟，如果一旦沒有了電車，徒弟們便會失去工作。所以，保留電車，不僅是為自己，更是為下一代香港人。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助理系主任陳學然接受訪問時指出，香港經濟起飛時期的粵語歌曲、港產電影，作為流動地標的電車是其中的重要文化符號和背景存在，一旦取消，則香港與周邊的城市便沒有什麼分別了。他透露，自己有一位居住在港島區的故人，早年移居加拿大，但每次回香港，都會搭乘電車，因為電車路的路軌會讓港島區的民眾能夠非常容易地辨識交通而不致迷路，這種對電車的情感依託，乃是電車較為深層次的文化意義。此外，電車的歷史幾乎也與香港的歷史密不可分。陳學然說，從1912年的電車罷乘運動到後來的日佔時期，電車都是香港史的活教材，所以電車不應該被送進博物館，而應繼續留在香港人的生活中。

文、攝：徐全



■電車見證了灣仔的變遷

■很有特色的工作時間手冊。



■電車仍是不少人喜歡用的交通工具。

採訪手記：

「叮走」的是電車？還是城市？



■從江錦文車長的表情看得出，他對「叮叮」充滿感情。

江錦文向記者透露，新的電車，其操縱桿都已經實現了電子化，電車本身的技術和設備其實是在不斷改進，一些電車只需要十幾秒的時間，便可以將時速從0提升到45公里；就已經使用的電車而言，除了車底之外，其餘部件多是新製的。因此電車其實一直與香港不斷成長，且電車自身所具有的人情味和文化情調，也一直未失去。

人情是可貴的，「叮叮」作為鳴笛聲，便是專作提示電車路上的行人，所以也就成為描繪人與電車關聯的花名。從電車車窗放眼維城香港，慢速中，或許真有一種失落感。但失落的是什麼？求變、求快的香港，追求消費至上與發展優先的價值，似乎讓HONG KONG少了街坊似的人情味、模糊了港島區的古蹟建築、也勾淡了歷史人文的氣息。而「文化沙漠」這一概念的反覆討論，也讓香港人意識到，對在地文化的追尋決不能止步於專美於前的回憶中。因此，失落的，究竟是電車還是這座城市，或許將是一個深刻的文化命題，伴隨着今次對電車存廢與否的爭論而縈繞在香港人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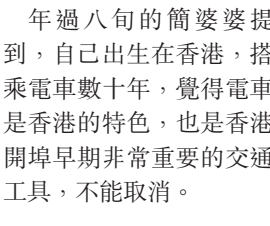
■電車乃香港文化的流動地標。

文、攝：徐全

他們看電車 載滿歷史與特色



居住香港已數十載的菲律賓籍人士Espirito Magdaleno表示，電車是香港的歷史，價錢也非常便宜，乘坐前往港島區的不同地方都非常方便，所以不能夠取消。



年過八旬的簡婆婆提到，自己出生在香港，搭乘電車數十年，覺得電車是香港的特色，也是香港開埠早期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不能取消。



來自英國的遊客Gribby對記者說，電車乃是香港的文化遺產，且能夠代表香港本地的文化，因此應該保留電車。